



世界散文宝库
SHIJIESANWENBAOKU
山河咏叹录

长春出版社

世界散文宝库

山河咏叹录

长春出版社

出版者的话

自文字诞生以来，散文就以独特的魅力登堂入室，似永远不朽的丰碑在文学殿堂流芳百世。散文作品可谓浩如烟海，难以尽述。华章佳制，千姿百态；精义之作，争奇斗艳。或叙事、或抒情、或阐理……应有尽有，奇思妙语充溢其间，真知灼见与绝妙文采交相辉映。

与那些卷帙浩繁的鸿篇巨制相比，散文就像镶嵌在银河中的星辰，散发着诱人的、珠玑般的光芒。这珠玑般的光芒使本已亮丽的文学殿堂更加灿烂夺目。为什么一篇短文能以满腹精义胜过百卷佳作呢？奥妙就在于小中见大，纳天地于须弥。如果说，大作品以广阔地反映时代风貌和时代精神见长，那么小篇幅的散文则以简洁地反映人类情感和人类品性见长。虽说大作品磅礴的气势令人震撼，但散文这种貌似短小的作品却给人以总体上一个特定时代的信息冲击。这一冲击持续而有效，因为它将整体的文化信息化为某一深刻独到的见解，或某一出类拔萃的见地，或某一标新立异的情趣，或某一扣人心弦的艺术氛围，这正是散文的魅力所在。

散文，有时在浅唱低吟，有时在严辞雄辩，有时在曲理折情。对象如此之多，寻觅之时便有登峰之艰。为使广大文学爱好者扩大视野，全面巡礼中外散文之精品，我们编选了这套《世界散文宝库》，试图让读者从一种新的角度介入散文作品。我们通过分

类编排来强调散文的立意，一方面是出于自己对入选作品的推崇和个性化的认识，另一方面是满心希望让每一位亲爱的读者在领略大师们妙笔生花的创作技巧的同时，能得到一点观察事物、立意命题，遣词造句等方面的知识。纯粹的一厢情愿，不知能否引起亲爱读者们的共鸣。

《世界散文宝库》共分六卷。分别是：《自然启示录》、《人生感悟录》、《艺术情思录》、《情爱永恒录》、《青春无悔录》和《山河咏叹录》。

本卷《山河咏叹录》主要收录名人名家的著名游记。这在众多的游记佳作中，有的着笔素淡，蕴藉朴实；有的浓墨泼情，狂喜穷哀。丰彩各具，寓理深刻，且借游记体艺术地、精妙地描写风土人情、世道物态，因而魅力无穷。

目 录

- 游美札记 (英国) 查尔斯·狄更斯 (1)
- 天山景物记 (中国) 碧 野 (12)
- 澜沧江边的蝴蝶会 (中国) 冯 牧 (19)
- 巴塞罗那 (英国) 普利切特 (24)
- 爱尔兰人的性格 (英国) 普利切特 (28)
- 魁北克 (英国) 普利切特 (33)
- 旅行 (法国) 阿 兰 (35)
- 忧郁的热带 (节录) (法国) 列维-斯特劳斯 (37)
- 蒂巴萨的婚礼 (法国) 加 缪 (45)
- 雨中登泰山 (中国) 李健吾 (51)
- 长江三日 (中国) 刘白羽 (56)
- 美利坚人 (法国) 米歇尔-吉约姆·
让·德·克莱弗克尔 (64)
- 再到湖上 (美国) 爱·布·怀特 (69)
- 西湖即景 (中国) 于 敏 (76)
- 到此一游 (美国) 阿纳托尔·布罗亚德 (82)
- 社稷坛抒情 (中国) 秦 牧 (89)
- 威尼斯 (捷克) 恰佩克 (96)
- 静 (俄罗斯) 伊·蒲宁 (100)
- 黄山烟雨 (中国) 严 阵 (106)
- 从维也日到里费尔 (法国) 戈蒂耶 (113)
- 塞尔文峰 (法国) 戈蒂耶 (122)
- 撒哈拉之夏 (法国) 弗洛芝坦 (131)

黄山小记	(中国) 蒺子	(138)
长城, 留在我们身后	(中国) 禾子	(143)
河川之畔	(日本) 井之靖	(148)
古都礼赞	(日本) 东山魁夷	(152)
十万佛塔记	(中国) 边烽	(161)
岳麓回旋曲	(中国) 吕红文	(167)
骑马乡行记(二则)	(英国) 科贝特	(174)
树林和草原	(俄国) 屠格涅夫	(177)
桃园杂记	(中国) 李广田	(185)
富屯溪	(中国) 郭风	(190)
一个修道院的教堂	(法国) 普鲁斯特	(192)
山水	(中国) 李广田	(194)
慕尼黑到热那亚旅行记	(法国) 海涅	(199)
世间最美的坟墓	(奥地利) 茨威格	(205)
布达佩斯	(古巴) 尼古拉斯·纪廉	(207)
横贯大陆的铁路——旅美书简	(波兰) 显克维奇	(211)
山上去来	(中国台湾) 罗兰	(235)
天目山中笔记	(中国) 徐志摩	(242)
泰山日出	(中国) 徐志摩	(246)
杜伊勒利宫	(法国) 普鲁斯特	(248)
凡尔赛	(法国) 普鲁斯特	(250)
庐山游记	(中国) 胡适	(252)
平绥路旅行小记	(中国) 胡适	(258)
武藏野(选)	(日本) 国木田独步	(267)
飞越伦敦	(英国) 伍尔芙	(270)
夜幕下的苏塞克斯	(英国) 伍尔芙	(277)
长城	(英国) 毛姆	(281)
金字塔	(法国) 内尔瓦尔	(282)

密西西比河风光	(法国) 夏多布里昂	(284)
美洲之夜	(法国) 夏多布里昂	(286)
塞纳河岸的早晨	(法国) 法朗士	(288)
从阿尔卑斯山归来	(法国) 都 德	(290)
一个夏日的描述	(英国) 莱·亨特	(292)
在中国的屏风上·幕启	(英国) 毛 姆	(295)
在中国的屏风上·黎明	(英国) 毛 姆	(297)
在中国的屏风上·山城	(英国) 毛 姆	(300)
田园诗情	(捷克) 恰佩克	(304)
村	(俄国) 屠格涅夫	(306)
我的伊豆	(日本) 川端康成	(309)
夏日的画图	(日本) 东山魁夷	(312)
戈壁滩的绿洲	(日本) 公文禎子	(315)
孟加拉风光·西来达	(印度) 泰戈尔	(319)
白马湖之冬	(中国) 夏丏尊	(321)
北戴河海滨的幻想	(中国) 徐志摩	(323)
翡冷翠山居闲话	(中国) 徐志摩	(326)
故都的秋	(中国) 郁达夫	(329)
爱晚亭	(中国) 谢冰莹	(332)
落叶，残烟	(泰国) 梦 莉	(335)
大善寺底塔	(中国) 王世颖	(339)
江行的晨暮	(中国) 朱 湘	(341)
野店	(中国) 李广田	(243)
娱园	(中国) 周作人	(347)
秋夜纪游	(中国) 鲁迅	(350)
乏味的伦敦	(英国) 劳伦斯	(352)
归乡愁思	(英国) 劳伦斯	(355)

游美札记

〔英国〕查尔斯·狄更斯

我们二月五日（星期五）离开了波士顿，坐着另一路火车，来到了新英格兰一个美丽的城市乌司特；我的计划是，在那儿待到星期一，就住在好客的州长家里。

新英格兰这些市镇和城市（他们中间，有许多在旧英格兰都只能算是村庄）使人见了，对美国乡村起好印象，也和这些地方的人使人见了，对美国乡下人起好印象，正是一样。在英国所看到的那修剪整齐的草坪和绿油油的草场，在这儿看不见，这儿的草，和我们英国那种专为美观的小块田园和牧场比起来，都显得太茂盛，太蒙茸，太荒芜了；但是秀美的陂陀，迤丽的丘阜，茂林荫荫的幽谷，细流涓涓的清溪，却到处都是，每一簇邻里聚居的屋舍中间，不论人家多么少，也都有一个教堂和一所学校，隔着白色的房顶和扶疏的树木，露出半面。每一所房子的颜色，都是白中最白的，每一个百叶窗的颜色，都是绿中最绿的，每一个晴朗天空的颜色，都是蓝中最蓝的。我们在乌司特下车的时候，尖利、干爽的风和轻微冻结的霜，使道路变得梆硬，因此路上的车辙，都像花岗石做的沟槽一样。当然，每一样东西，都呈显出超乎寻常的新鲜面貌。所有的房子，令人看来，都好像就是那天早晨刚修盖的、刚油漆的一样，并且

都好像可以在星期一就毫不费事拆了下来。在那个傍晚的爽利空气里，每一种本来就清晰的线条，都比往常更加百倍地清晰。明净的游廊，跟纸壳做的似的，都看不出远近来，像茶杯上画的中国桥一样，并且好像盖的时候，也同样地本没打算让它适用。独门独院的房子上，房角都像剃刀一般锐利。仿佛把呼啸着吹到它上面的风都切断了，都割痛了，痛得比本来喊的更尖利，而飞着逃去。那些盖着非常轻巧的木骨住宅，让正要西下的夕阳灿烂地照着，只显得好像晶莹明澈，里外如一，能从这一面看到那一面，因此叫人觉得，一时一刻，都难以设想，住在房里的人，能免于众目睽睽的注视，能进行怕人的秘密。远处的房子，有时从没挂帘子的窗户里透出火光来，这种火光的来源即使是熊熊之火，却也看着好像是刚刚生着了的、并没有热气一样；这种光景，让人想起来的，不是舒适幽雅的洞房密室，有第一次看到炉火放光的人，脸膛红润，使满室生辉，有到处挂着的帷幔，和煦温暖，使满室生春。它让人想起来的，是新抹的石灰和还没干的墙壁发出来的那种气味。

那至少是我那天晚上的想法。第二天早晨，天上的太阳明朗地照着，教堂的钟嘹亮地鸣着，举止沉静的人们，都穿着他们最好的衣服，有的在近处的便道上走着，有的在远处细如丝线的道路上走着；那时候，一切都带着安息日的恬静气氛，使人觉得非常舒服。那种气氛，能和老教堂配合，就更好了，能和古坟配合，就好上加好了。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使人心旷神怡的恬适平静，笼罩一切，让一个刚坐船渡过风涛万变的大洋，刚游过匆忙熙攘的城市的那种人，加倍地感到精神上的愉快。

我们第二天早晨，仍旧坐着火车，往前进发，先到了斯蒲令飞尔得。本来打算从那儿往我们的目的地哈得富尔那儿去。从斯蒲令飞尔得到哈得富尔不过 25 英里；但是在那一个季候

里，因为路很坏，所以如果走旱路，就得12个钟头的工夫。不过幸而那年冬季特别暖，康涅狄格河没“封河”，那也就是说，没全冻，同时碰巧有一条小汽船，船长正要在那一天作这一季里第一次的航行（那也是人类的记忆里第一次的二月通航），只等我们上去就开船，我们有了这个机会，不敢耽搁，迅速上了船。我们刚上了船，船长就履行诺言，马上把船开了。

这条船被人叫做小汽船，确实是有原因的，我倒是没问它的机器是多少马力，不过我却认为，它顶多也不过有半个矮种马那样的力量。著名的矮人帕蒲先生，很可以在它那房间里快乐地过一辈子，一直到死为止。这种房间，都安着上推下拉的窗格子，和普遍的住宅一样。窗户上都有鲜明的红帘子，在下层窗格上拉了一条松松的绳儿，把帘子挂在上面，所以，这种房间，看着很像小人国里的酒店招待顾客的起坐间，由于遭了洪水或者别的水灾而漂了起来，而正不知要漂到哪里去。但是即便在这个房间里，也都有一个摇椅。在美国，无论到哪儿，没有摇椅，就简直不能过下去。

我简直不敢告诉你们这条船有多短，有多窄：用宽和长一类的字眼来量这条船，那就等于自相矛盾。不过，我可以这样说，我们大家都害怕船会来个冷不防翻了个儿，所以都待在甲板的正中间；船上的机器，通过令人惊异的缩小程序，在船中和龙骨之间开动，全部像一个三英尺厚的热三明治那样。

那天下了一整天的雨；我从前认为，这种下法，除了苏格兰高地，别处不会有，现在却在这儿遇见了。只见河里到处漂的都是冰块，在我们的船下面喀嗒喀嗒、哗剥哗剥地响；大片的冰块，都叫水流逼到河的中间，我们的船要躲这些冰块，所取的水道，深度都不过几英寸。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很巧妙地往前驶去；我们身上既然穿得很厚，我们就不顾天气寒冷，都站在外面，观望风景。康涅狄格河是一条宏壮的水流，河的两

岸，在夏天的时候，毫无疑问，一定很美丽。不管怎么样，反正女客房间里一位年轻的女客告诉我是那样；如果一个人自己有哪种品质，就有对哪种品质的鉴赏力，那么，那位女客，就一定有鉴别美的能力，因为我从来没见过像她那样美的女人。

我们这样离奇地走了两个半小时以后（中间曾在一个小市镇边上停了一下，那儿鸣炮欢迎我们，炮比我们的烟囱还大），我们到了哈得富尔，就直奔一个特别舒服的旅馆——那儿一切都舒服，只有寝室那一方面，和普通的旅馆一样，有欠舒服；这种寝室，在我们所访问的地方，几乎到处一律，都是大有助于使人早起的。

我们在哈得富尔待了四天。这个城市地势优美，它坐落在一个盆地之上，群山环绕。那儿土地肥沃，树林荫翳，人工经营，极尽能事，康涅狄格州立法议会就设在那儿。著名的《蓝色法案》，就是过去的时候，本州那些立法圣贤在那儿制订的。这些法案，作了许多开明的规定，其中一条，我相信，是这样订的：任何公民，如果确实证明在礼拜天和他太太接吻，都要受枷足的惩罚。直到现在，过去的清教徒精神仍旧大量保存。但是这种精神，却并没使人们在作买卖的时候少占一些便宜，也没使人在和别人打交道的时候，多讲一些公道，既然我从来没听说这种精神在任何别的地方起过那样作用，那我可下一个结论，说它在这儿，也永远不会起那样作用。说实在的，满口仁义道德，满脸肃杀严厉，不管他卖来世的货色，还是现世的货色，我向来是一样看待的，所以，不论什么时候，只要我看见陈列窗里摆的货样子太引人注意了，那我就怀疑，那是不是挂羊头卖狗肉。

在哈得富尔长着那棵有名的橡树，查利王的特许书当年就藏在那棵树下。这棵树现在圈到一个绅士的庭园里了。特许书现在则藏在州议会厅里。我看到，这儿的法庭和波士顿的一样；

为公众服务的机构也差不多同样地完善。疯人院办得很好，盲哑院也办得很不错。

我到疯人院参观的时候，我自己问自己，哪是服务员，哪是疯人呢？起先我分辨不出来；后来听到服务员对医生报告他们所看管那些病人的情况，才知道他们原来是服务员。我这个话，当然只是限于从脸上看这一点。因为疯人一开口，当然要说疯话。

有一个整齐严肃的小老太太，满面笑容，一团和气，从一个长廊的一头，侧着身子来到我跟前，带着无法形容屈尊就教的样子对我鞠了一躬，向我问了下面这句令人不解的话：

“庞提夫莱克特仍旧还在英国，安然无恙吗，先生？”

“不错，夫人。”我回答说。

“你上一次见他的时候，先生，他还……”

“还身体很壮，夫人，”我说，“非常地壮。他还叫我替他对你问候哪。我从来没看见过他的气色那样好过。”

这位老太太，听了我这个话，显出很喜欢的样子来。她斜着眼看了我一会儿，好像看一看我这种必恭必敬的样子是否是真诚的，看完了，她侧着身子往后退了几步，又侧着身子往前走了几步，于是忽然单脚一跳（她这一跳，把我吓得急忙往后退了一两步），跟着说：

“我是一个洪水以前的人，先生。”

我当时，我最好也顺着她的心思，说我一起头就有些猜到她是一个洪水以前的人，我就那样对她说了。

“作一个洪水以前的人，是使人得意，使人愉快的。”那位老太太说。

“我也想是那样，夫人。”我回答说。

这位老太太把她的手一吻，又把单脚一跳，带着顶古怪的样子，脸上傻笑着，身子侧着，往长廊那一头走去，仪态优雅

地缓步走进了她自己的房间。

在这座楼里另一部分，有一个男疯子，躺在床上，满脸发红，浑身发烧。

“好啦，”他说，一边蹶然坐起，把睡帽摘掉，“到底一切都停当了。我已经和维多利亚女王都安排好了。”

“什么都安排好了？”大夫问。

“你瞧，就是那件事啊，”他带着疲乏的样子，把手往额上一抹，“安排围攻纽约啊。”

“哦！”我装作恍然大悟的样子说，因为他直看我的脸，要我回答他。

“不错，每一个人家，凡是没有什么旗号的，英国兵都要开枪打。对于别的人，决不伤害，连一个都不伤害，希望避灾免祸的，都得把旗子挂起来。他们用不着有什么别的举动。他们只把旗子挂起来就成啦。”

即便在他谈着话的时候，我当时想，他都好像有些感觉到他说的话，前言不搭后语。他刚说完了这些话，就又躺下去，似呻吟又不似呻吟地哼了一声。用毯子把他那发烧的脑袋盖上了。

另外一个疯子，是个青年，他是因为搞恋爱和迷音乐而疯了的。他当时用手风琴拉完了他自己作的一支进行曲以后，就带着极急切的样子，要我到他屋里去。我马上去了。

我想要尽力机警，同时想要按照他的心意，尽力使他喜欢，所以我就走到窗户前面（从窗户往外看，景物甚美）运用我自己得意的应辩之才对他说：

“你住的这个地方四周的景致真美！”

“哼，”他说，一面毫不在意地用手指往风琴的键上按，“对于这样一个机关来说，就得算不错了！”

我不记得我一生中曾像那一次那样感到唐突。

“我到这儿来，纯粹是出于一时的乖僻，”他冷静地说，“没

有别的。”

“哦，没有别的？”我说。

“不错，没有别的。大夫这个人很机灵。他完全能体会到我这一点。我这完全是开玩笑，我这一阵儿还是喜欢这个调调儿的，不过我想我下星期二就要离开这儿了；这个话你可不必对别人说。”

我对他保证，我对于我和他的会见和谈话，要绝对保守秘密；说完了就到大夫那儿去了。我和大夫顺着廊子往外走的时候，只见一个穿戴得很整齐的女人，态度沉静，举止安详，来到我们跟前，递过一块纸条和一支钢笔来说请我赏她一个亲笔签名。我给她签了名，然后和她分手告别。

“我想，我记得我还没进门的时候，也曾有几个女人，要我签名来着。我希望这个女人不是个疯子吧？”

“是个疯子。”

“她是怎么个疯法？是专迷亲笔签名吗？”

“不是那样。她老听见空中有人说话。”

“啊，”我当时想，“到了现在这样进化的年头儿，还有人要搞预言这一套把戏骗人，说他们听见空中有人说话。顶好把这种人关几个来，先拿一两个摩门派教徒开开刀，试一试才好。”

在这个地方，在世界上最好的候审犯人监狱，还有一个管理良好的州立监狱，一切办法都和波士顿的相同，只有一点不一样，那儿墙头上站着守望警，手里拿着装好了子弹的枪。我到那儿的时候，那个狱里收容了大约二百犯人。他们指给我囚房寝室里一个地方，说就在那儿，前几年，一个看守在更深夜静的时候，叫人杀害了，害他的是一个从室里逃出来的囚徒，因为不顾一切，拼命地想要越狱，才做下了这样的事。他们还指给我看一个女囚徒，说她是谋害亲夫的，已经一步不许外出幽禁16年了。

“你认为，”我问带我参观的那个人说，“她幽禁了这么些年，她还琢磨、她还希望，有能恢复自由的那一天吗？”

“哦，琢磨、希望，”他说，“一点不错，她那样琢磨、那样希望。”

“我想，她尽管那样琢磨、那样希望，她可没有什么机会吧？”

“哦，这我可不知道，——这种说法，我附带一提，本是美国全国流行的说法——她的朋友信不过她。”

“她的朋友和她的案子有什么关系呢？”我这样问，是自然的。

“他们不肯替她申诉。”

“不过，我想，即便他们替她申诉，也还是不能把她弄出去吧？”

“申诉一次，也许不能，两次也照样不能。不过如果老申诉，申诉几年，把人闹得都腻烦了，也许就能把她弄出去了。”

“从前有过这样的事吗？”

“哦，有过，有的时候，那种办法，也可以生效。政界的朋友有时也可以把人弄出去。或者是申诉，或者是政界的朋友，都往往可以把人弄出去。”

哈得富尔在我的脑子里，永远使我极为愉快，使我极为怀念。那是一个可爱的地方，我在那儿交了许多朋友，他们都是使我不能淡然置之脑后的。我们是11号（星期五）晚上离开那儿的，心里很难过。那天夜里，我们坐火车到了新港。在路上，车守和我，经过正式互相介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总是互相正式介绍），作了好多闲谈。我们走了大约三个钟头，八点钟到了新港，住在一家顶好的旅馆里。

新港亦叫作榆城，是一个很优美的市镇。在那儿，许多的大街两旁都长着一行一行古老高大的榆树，这是从它的别名上可想而知的。在耶鲁大学，有同样的天然装饰品环绕。耶鲁大

学的名气很大，地位很高。那个大学的各系，都设立在城市中心像公园或公用草场一样的地方上，校舍在树木扶疏中隐约出现。这样一来，这座大学给人整个的印象，很像一个英国古老大教堂的院落那样。在树木扶疏、绿叶成荫的时候，这个地方一定非常富有画意。即便在冬天，这一丛一丛枝干杈桠的大树，在车马喧闹的街道和居民熙攘的城市中间聚族而居，都显得古雅有致，叫人看来，仿佛城市和乡村，由于它们，得到调和——好像二者在路上中途相逢、互相握手言欢的样子，这种情形，又令人觉得新鲜，又令人觉得愉快。

我们休息了一夜，第二天起了个大清早，从从容容地赶到码头，上了“纽约号”邮船，往纽约进发。这条船，是我所看到的美国汽船里头一条比较大一些的，而据一个英国人看来，它确乎绝不像一只汽船，而却像一个硕大无朋的洗澡盆漂在水上。我总觉得，离西敏寺桥不远那一家澡堂子，在我离开它的时候，还是个婴孩，却在我离开它以后，一下长得其大无比，从英国跑开，去到了外国，干起汽船的勾当来——让我不这样想，几乎不可能。在美国这个国家里，尤其是它是英国的无业游民特别喜欢投奔的地方，这种事情的发生，好像很有可能。

从外表上看来，美国邮船和英国邮船之间最大的不同是：美国邮船露在水面上的部分特别大，在那一部分上，正甲板是四面都挡死了的，里面装着一桶一桶的酒和别的货物，和货舱里的一层楼或二层楼堆着东西那样；在正甲板上面，还有一层甲板，叫上层甲板或者散步甲板；在这个上面，又老装着一部分机器；只见那儿，联络着活塞和曲轴的连杆，装在一个高高在上的坚固壳子里，往来不已地活动，和拉二人大锯的上手那个人一样（不过是铁作的）；船上看不见有什么桅杆或者别的船具，除了两个高大的烟囱而外，船上部没有别的东西。掌舵的坐在船前部一个小小的房间里（舵是用铁链子连着的，铁链子通到

船的全身)。乘客们除了天气特别好的时候，都聚在甲板下面。当时船刚一离开码头，原先邮船上那种人声嘈杂、脚步混乱、往来匆忙的情况，就一下停止了。你得纳老半天闷儿，不知道船究竟怎么往前走的，因为好像没有人管它；遇到有其他同样迟钝的汽船鼓浪而来的时候，你要觉得对它不胜愤怒，因为它是一个脾气抑郁、举动笨重、毫不优雅，不像个大船的大怪物；那时候，你就忘记了，你所坐的那条船，也正和它是一样的东西。

船上的帐房，总是设在下层甲板上的，你就在那儿交船费；那儿还有一个女客房间，还有存物室和行李室，还有机器舱；简单言之，那儿有那么些令人目眩心摇的东西，因而使找到男客房间这件事，成了一种困难。男客房间往往占全船整个的两边（现在这条船就是这样），每边有三层或者四层吊铺。我头一次进了“纽约号”的男客房间那时候，它在我这双还没看得惯这种地方的眼睛里，好像有勃尔凌屯长廊那么长。

从新港到纽约，中间一定要经过海峡，这个海峡，船行起来，并不是永远平平安安的，也不是永远令人愉快的；在那儿，曾出过几次不幸的事故。那天早晨，雨湿雾大，所以我们过了不大一会儿就看不见陆地了；不过却风平浪静，并且快到正午的时候，天气放晴。我（还有一位朋友帮着我）把饭橱里的东西和原有的熟啤酒都吃光喝完了以后，我就躺下睡觉去了，因为昨天闹了一天，非常地疲乏。不过幸而我这个吨儿打得时间不长，还能来得及跑到甲板上层，看到“地狱门”、“公猪背”、“煎油锅”和别的臭名昭彰的地方，因为这些地方都是读那本名著《狄得里齐·尼克巴克传》的人感到兴趣的。我们现在走的是一条狭窄的河槽，两边都有倾斜而上的河岸，岸上有幽雅的别墅点缀散布在各处，有叫人看着心清神爽的草地和树木。我们于是像箭出弦地一样，把一个灯塔、一个疯人院（那些疯人看见勇往直前的汽船和横流疾涌的潮水而心花怒放，都又扔帽